

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测评初探^{*}

梁晓燕^{**1, 2, 3} 魏 岚³⁽¹⁾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武汉, 430079) ⁽²⁾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访学基地, 上海, 200062)⁽³⁾ 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太原, 030006)

摘 要 参照已有的文献并结合广泛的调查研究, 编制了我国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量表, 探讨大学生网络交往中所获得的社会支持类型。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主要包括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信息支持、社会成员支持四个维度, 4 因素结构的结果在验证性因素分析中得到了验证。该量表的信度、效度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

关键词: 大学生 网络社会支持 信度 效度

1 引言

互联网的使用不仅改变着个人的学习和工作方式, 也改变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人际互动模式^[1]。大学生作为网络使用的主要群体, 借助网络进行的人际沟通, 成为一种新的人际互动方式。这种人际互动与传统的面对面互动一样, 能够提供社会支持。研究发现线下世界的社会支持类型同样也能在网上找到^[2], 但网络交往中的去抑制性、身体缺场、弱联系、高自我暴露和高亲密感的特点, 也使通过网络所感受的社会支持和现实世界的社会支持有了很大的不同^[3-4]。而互联网使用是健康的或是病理性的, 还是介于两者之间, 正是由互联网可以满足需要以及互联网如何满足需要决定的^[5], 因此在现有研究高度关注网络使用与心理健康关系背景下, 研究中应重在探讨大学生在网络交往中获得了什么样的支持。

从已有文献来看关于社会支持的相关研究为数众多, 但由于研究者来自不同的领域, 因此切入社会支持的视野各异, 对社会支持的研究缺少一个统一的定义。Burlesong 与 MacGeorge 认为研究角度的歧异造成社会支持研究的几种取向^[6], 主要有社会网络—社会学取向、心理—认知取向、传播—互动取向。其中心理—认知取向关注焦点为个体认知过程, 探讨个人对社会支持可得性的认知。认为社会支持是一种对社会环境的诠释, 是对支持需要时是否及时、有效地符合要求 and 提供方式是否有一种信心程度。由于本研究重在从大学生主观经验出发, 调查其在网络交往中感知到的社会支持的种类, 故采用心理—认知取向的研究。

对于社会支持定义的研究虽然众说纷纭, 但学者间有一共识, 将社会支持视为多向度的构念。从其功能来讲主要分为: “工具性支持”、“情绪性支持”、“尊重性支持”、“认知性支持”或“信息性支持”、“同伴性支持”。关于“尊重性”的社会支持, 则出现定义不相一致的情形。主要是情绪性支持与尊重性支持是否应明确区分, 目前尚缺乏一致性的结论。对于“认知性支持”或“信息性支持”Wills 则将这两个维度合并, 视为一种给予信息、建议或指导的支持^[7]。国外对于网络社会支持的测量倾向于采取这种整体性多向度的方法^[8], 但现有的研究中很少有完整的, 信效度较好的测量工具, 而且很

多条目的使用也不符合我国大学生的状况。国内相关问卷则主要采用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作为网络社会支持的相关维度^[9], 这些导致了实际分析时对所支持的具体内容缺少较明确的指向。针对大学生使用网络不同功能交往的过程中会各有偏好, 他们获得的支持种类各有侧重, 因此要切合我国文化背景和社会现实在大学生中开展网络社会支持的研究, 编制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量表就显得十分重要。基于此, 本研究在采用心理—认知取向的同时借鉴对社会支持的多向度分类, 探索我国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的维度, 编制适合我国大学生实际的网络社会支持量表。

2 方法和程序

2.1 开放式问卷调查

本阶段以“您在使用网络与人交往的过程中, 得到了哪些支持?”为题项, 利用公选课调查了 98 名大学生, 收集学生的回答建立条目库。学生的回答基本集中于可以得到相关的信息; 得到别人的理解、认可等方面。

2.2 预测试题目的编写

将开放式问卷调查结果中所提到的支持内容进行整理, 参考国外学者所建立的相关量表, 初步形成本研究的预测试题项 36 题。然后请有关的心理学教师和研究生就题目的合理性、适用性进行分析, 在此基础上形成初测问卷, 要求学生以四点式量表(1、从不; 2、偶尔; 3、经常; 4、总是)进行评定, 调查了 150 名学生。在回答的基础, 请他们标出有歧义和不恰当的题目。根据征得的意见, 对题目进行进一步删改, 形成 34 个题项的预测试量表。

2.3 正式测量

于 2006 年 10 月和 2006 年 11 月先后进行了两次测量。分别在山西、西安、武汉三地进行整群抽样, 第一次涉及 5 所学校共发放问卷 600 份, 回收有效问卷 545 份, 有效率为 91%, 对相关数据行了探索性因素分析。形成了 23 个题项的量表, 在此基础上第二次取样对量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第二次取样涉及 6 所学校共取样 900 份, 回收有效问卷 847 份, 有效率为 94%。对两次有效问卷进行了检测, 性别、专业、年级等主要影响变量基本平衡。间隔 4 周选取 150 人参加重测, 有效问卷为 148 份。

* 本研究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部教育学博士访学基地成果

** 通讯作者: 梁晓燕, 女。E-mail: xiaoyanl@sxu.edu.cn

2.4 统计处理

用 SPSS10.0 和 AMOS4.0 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 分析量表的信、效度, 验证网络社会支持因素结构的合理性。

3 结果与分析

3.1 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的因素结构

在第一次正式测试的基础上, 首先对题项进行项目分析, 求出每个题目的“临界比率”(criticalratio, CR), 保留 CR 值达到显著水平($A<0.05$)的题目, 删除 2 个区分能力差的

表 1 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量表因素分析结果

因素	题目数	因子负荷值	共同度	贡献率(%)
情感支持	8	0.524—0.745	0.413—0.614	37.290
工具性支持	5	0.648—0.746	0.528—0.658	7.151
信息支持	5	0.506—0.740	0.528—0.639	5.693
社会成员支持	5	0.510—0.784	0.461—0.691	4.906

根据各因素的组成条目及相关理论分别对各因子进行命名。因子 1 包括 8 个条目, 如“当我感到孤独时, 能通过网络向他人倾诉”、“网络交往中能得到如何调节情感问题的建议”、“在网络中与有共同兴趣的朋友交流心得”、“在与他人的网络交往中, 展示自我”等, 从条目来看, 这一因素主要涉及网络交往中可以得到的情感交流和感受到的关心、鼓励与信任, 因此, 命名为“情感支持”。

因子 2 包括 5 个条目, 如: “通过网络与人进行物品交换”、“通过网络得到一些厂家的试用品、优惠券”、“当遇到经济困难时, 通过网络能找到人向我提供帮助”等, 主要涉及网络交往中是否能够得到的服务或物质帮助, 命名为“工具性支持”。

因子 3 包括 5 个条目, 如: “通过网络从他人那里得到各

表 2 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拟合指数

χ^2	df	χ^2/df	RMSEA	GFI	AGFI	NFI	IFI	NNFI	CFI
871.475	224	3.89	0.058	0.916	0.896	0.888	0.915	0.903	0.914

3.3 问卷的信度

采用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 α)和重测信度作为本研究的信度指标, 见表 3。

表 3 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量表的信度

	Cronbach' α	再测信度
情感支持	0.852	0.821
工具性支持	0.832	0.705
信息支持	0.768	0.792
社会成员支持	0.787	0.768
总量表	0.926	0.868

3.4 问卷的效度

根据访谈及开放式问卷试测的结果, 研究小组反复讨论, 并征求相关专家的意见编制初步问卷, 对其进行小范围试测, 然后根据试测结果和专家意见对内容进行调整、修订、剔除内容含糊、相关性较差的条目, 并对一些可能引起歧义或误解的字词进行修改, 力保所有条目都能够准确表达所要求的内容, 从而有效保证了问卷的内容效度。

由表 1 可以看出, 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量表结构清晰, 每个项目在相应因素上的负荷都达到了基本要求, 其中最低的负荷为 0.506, 最高负荷为 0.783, 4 因子解释总变量的 55.04%, 这一数字尚可, 另外, 四个分量表与总量表之间的相关

题目。然后根据因素分析理论及有关标准做进一步筛选, 根据主成分分析和碎石图的结果, 进行最大方差正交旋转, 删除负荷值小于 0.5 的项目及题项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因素上载荷高的项目 9 项。最后保留 23 个题项。对剩下的 23 个题目进行进一步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探讨网络社会支持的结构。得 $KMO=0.943$ ($p=0.000$), Bartle 球形检验显著性水平小于 0.001, 说明适合做因素分析。结果生成特征值大于 1 的因素 4 个, 累积方差贡献率 55.04%, 参照碎石分析最终确定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量表的四个因素, 见表 1。

类教育培训信息”、“通过网络从他人那里获得最新的生活资讯”、“通过网络与他人交流学习经验”等, 主要涉及能否得到信息、建议或指导, 命名为“信息支持”。

因子 4 包括 5 个条目, 如“玩网络游戏时, 很多人愿意与我合作”、“当我在网上发出同学聚会的帖子时, 有很多人回应”、“当在网上发布自己成功消息时, 会有人向我祝贺”等, 主要涉及个体在从事网络社交或娱乐活动中, 感受到自己属于某一团体的归属感, 这是通过正向社会互动达到的, 命名为“社会成员支持”。

3.2 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结构的验证

进行模型验证, 即检验四维度结构(即四维模型)是否得到另外样本数据的支持, 拟合指数见表 2。

为 0.880、0.811、0.792、0.838($p<0.01$)。每个项目与总量表之间的相关在 0.429—0.698 之间($p<0.01$)。因此可以说问卷的结构效度比较好。

4 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心理学特征分析

描述统计表明: 因素 1 情感支持的量表分为 2.031 ± 0.576 , 因素 2 工具性支持的量表分为 1.555 ± 0.631 , 因素 3 信息支持量表分为 2.048 ± 0.583 , 因素 4 社会成员支持量表分为 1.920 ± 0.653 。采用独立样本单因子多变量变异数分析方法, 重点探讨性别对于网络社会支持的影响。将性别作为自变量, 量表的四个因素作为因变量, 结果表明, 性别在四个因素上的主效应显著($F=19.990, P<0.001; F=4.926, P<0.001; F=26.435, P<0.05; F=40.519, P<0.001$), 男生在各因素上的得分高于女生。

5 讨论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本研究结合我国大学生网络使用的实际, 经过开放式问卷调查、预试等程序编制形成问卷, 通过大量调查取样, 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对大

学生网络社会支持进行了探讨,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由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信息支持、社会成员支持四个维度构成。这里并没有出现一个和情感支持相分离的尊重性支持,可能是由于获得情感支持和社会成员支持的过程中,本身也得到一种被关心、尊重的感觉,从而证明了各种社会支持并不完全孤立。总问卷及4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在0.70以上,其重测信度也均在0.70以上,符合测量学的要求。用Amos4.0程序,对四维度的结构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检验因子的拟合程度^[10]。通过多指标对模型进行评价,除AGFI、NFI稍低,但仍在可接受的范围外,四因素模型得到了较好的拟合。四个分量表与总量表之间的相关为0.880、0.811、0.792、0.838($p < 0.01$)。每个项目与总量表之间的相关在0.429—0.698之间($p < 0.01$)。因此可以说明问卷的结构效度比较好。问卷的信、效度得到保证,问卷的结构较为合理,符合问卷编制的要求。

本研究还发现,信息性支持的得分最高,即大学生认为通过网络交往他们最容易得到的是信息、建议或指导。这与网络本身能够大量传递信息相吻合。工具性支持的得分最低,说明以心理认知为基础,要求大学生回答可获得的支持类型中,工具性支持在大学生的认知范围内,但实际获得与否并非关注的焦点。这与Braithwaite的观点相似^[11],即情感性支持、信息性支持是网络上交换频率较高的两种支持,工具性支持的得分最低。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本量表的编制符合网络人际交往的特点。

另外,大学生网络社会支持存在性别差异,男生高于女生,这与现实生活中大学生社会支持的性别差异研究有所不同^[12]。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男生接触和使用网络的机会多于女生,使用网络时产生的成就感和归属感相对高于女生;另一方面可能是社会对于性别角色的要求,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问题时男生在情感表达方面较女生也更为含蓄一些,不会像女生那样主动地寻找现实的社会支持,而网络中少了现实生活的很多束缚,加之网络交往中的去抑制性、身体缺陷、弱联系、高自我暴露和高亲密感的特点,男生可能更会选择通过

网络寻求他人的支持与帮助。关于这个问题的深层原因有待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分析。

6 参考文献

- 1 King JL, Kraemer K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national policy and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formation and Policy*, 1995, 4 (1): 5—28
- 2 Tumer, J. W, Grube, A, Meyers, J. Developing an optimal match within online communities: an exploration of CMC support communities and traditional suppor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1, (55): 231—251
- 3 丁道群. 网络空间的人际互动: 理论与实证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02: 18—19
- 4 Mickelson, K. D. Seeking social support: Parents in electronic support groups. In S. Kiesler(ED.), *Culture of the Internet*.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7
- 5 Suler J R. To get what you need: healthy and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1999, 2: 385—393
- 6 Burlesongn, B. R, MacGeorge, E. L. Supportive communication. In M. L. Knapp, J. A. Daly(Eds.), *Handbook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3r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2
- 7 Wills, T. Supportive function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S. Cohen & S. Syme(Eds.), *Social Supports and Health*. New York, NY: Academic Press, 1985: 61—82
- 8 Matthew S. Eastin., Robert La rose. Support: modeling social support online. *Computer in Human Behavior*, 2005, 21: 977—992
- 9 丁道群, 沈模卫. 人格特质、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人际信任的关系. *心理科学*, 2005, 28(2): 300—303
- 10 侯杰泰, 温忠麟, 成子娟. 结构方程模型及其应用.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 154—161
- 11 Braithwaite, D. O., Waldron, V. R., Finn, J. Communication of social support in computer — mediated group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Health Communication*. 1999, 11: 123—151
- 12 程虹娟. 大学生社会支持及其与社会适应关系的研究. 硕士论文, 2002

A Preliminary Study of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Social Support Testing

Liang Xiaoyan^{1,2,3}, Wei Lan³

(¹ College of Psychology,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² The Visiting Base for PHD's in Pedagog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³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Abstract Referring to extensive literature and survey, we developed an online social support scale for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to explore the type of social support of computer-aided communication. The result of factor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support measure contained four factors, namely, emotional support, tangible aid, informational support, and social network support. The result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onfirmed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scale are up to psychological testing.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social support, reliability validity